

戍边儿女英雄传

● 吴传玖 主编

● 云南民族出版社

边 防 卫 士

江泽民
一九九〇年
十一月十六日

1989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为35255部队题词。

老山精神
美哉

一九八七年九月三十日
张爱萍

1987年9月30日，原国防部长张爱萍为35255
部队题词。

巍峨壮丽的边关
记录着戍边儿女英雄的业绩
金戈铁马的岁月
铸造了新一代不朽的军魂
这是一首动人心扉的边塞诗
这是一曲气贯长虹的正气歌
这是一部启迪人生的教科书
这是一座卫国戍边的英雄碑

戍边卫国的英雄赞歌

云南省军区

司令员 少将 朱成友

政治委员 少将 陈连富

这部记载着英雄的 35255 部队全体将士执戈边关、拱卫国门四千多个日日夜夜的纪实文学集，真实而生动地将一幅幅史诗般的戍边画卷再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作为与书中的主人公一样，也曾在那烽火边关砥砺过自己男子汉血性的边防军人，为有这样一部热情讴歌当代戍边儿女英雄业绩的佳作问世而感到无比的欣慰和由衷的高兴。我们深信，《戍边儿女英雄传》这部书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喜爱。

“有国就有边，有边当有防”。纵观近代戍边斗争的历史，有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捍卫祖国神圣疆土和民族尊严，与入侵者进行过殊死的斗争，写下了不朽的戍边卫国的壮丽诗篇；有多少惊心动魄的戍边斗争故事，彪炳青史，功昭后人。

当历史跨入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云南边境地区燃起抗击入侵者的战火时，我英勇的边防军民挥戈沙场，进行了一场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自卫还击作战。从那时起，这支英雄的部队就驰骋在烽火边关，英勇的将士们舍身赴死，操戈靖边，不仅直接参加了收复被占领土的战斗，而且长期驻守边关，捍卫着千里防线。在四千多个战斗的日日夜夜里，他

们“匣中宝剑夜有声”，以“国贵重于山，己利轻于尘”的无私奉献精神，百倍警惕，恪尽职守，用血肉之躯为共和国遮风挡雨，在老山、者阴山、扣林山、八里河东山、狮子山、罗家坪大山等边防要冲，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抵御了入侵之敌一次又一次的袭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在这个英雄的战斗群体中，有曾被国防部授予荣誉称号的“边防红色堡垒三连”；有被中央军委命名的“英雄连”、“边防钢七边”、“戍边英雄连”；有被共青团中央、国家教委、全国少工委授予“全国优秀校外辅导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并受到李鹏、杨白冰、邓颖超、杨得志等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嘉勉的“南疆红领巾辅导站”；有两次受到共青团中央表彰的“母亲连队”；有受到中央书记处和中组部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成都军区优秀基层干部金质奖章获得者、闻名全国的“猫耳洞大王”尹国亮；有被成都军区授予荣誉称号的“战斗英雄”毛羽亮、“戍边英雄指导员”王学文；有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被誉为“者阴山的儿子”的模范军医曹晓忠；有受到共和国元帅徐向前接见的“全军优秀班长”姜让青；有全国优秀边陲儿女金质奖章获得者、一等功臣蒋培勇；有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全国优秀校外辅导员”、一等功臣何平；有独守哨位780天，被誉为“独胆战士”的景颇族战士鲍孔红；有全军学雷锋先进个人、优秀士兵吕成亮；有不图名利的普通战士龙伟……是他们，用热血和青春创造了激励全国军民奋发进取的具有时代特色的充分体现了“戍卫边国精神”本质特征的“老山精神”；是他们，用赤诚和忠贞捍卫了共和国的神圣和尊严。在他们身上，显示着当代边防军人那特有的艰苦奋

斗、坚韧不拔、无私奉献、自强不息的“戍边卫国精神”；显示着当代戍边儿女那闪烁着崇高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生死观、苦乐观、名利观和爱情观。从他们戎装在身，踏上国境线上的哨位那天起，他们就把自己的青春理想与边境的和平安宁、个人的荣誉得失与共和国的兴衰紧紧地连在一起。他们誓保河山，抛洒碧血，捐躯为国的壮举和业绩，令世人敬仰。他们是当代边防军人的楷模，不愧是新一代最可爱的人。

当前，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尽管当今世界正逐步由紧张趋向缓和，但是，天下并不太平。作为军人，尤其是边防军人，我们肩负着历史和民族的重托，不能只看见摇曳的橄榄枝，而望不见隐藏在阳光下的战争阴影。古人语：敌存灭祸，敌去召过；兴于忧患，耽于安乐。我们一定要牢记“无军不安，有边必防”的历史真谛，增强边防军人的使命感、责任感，为戍边卫国的神圣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戍边儿女英雄传》的出版，适逢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之际，这无疑对进行党的优良传统教育，增强全民的国防观念，强化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自强的意识，弘扬凝聚着民魂国风的“戍边卫国精神”，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教育意义。

愿戍边儿女的英雄业绩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愿戍边卫国的精神永远发扬光大！

撰 稿 作 者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立力	王民平	王洪山	王立江	尹瑞伟	文福祥
左维明	刘广平	刘建军	刘政修	刘禹耕	任泽林
那家佐	吴传玖	何本昌	何书远	李 鑫	李祖承
李懋杰	陈先义	陈绍林	杨统时	杨叙政	孟现伟
周定煦	赵 军	胡静华	保明忠	徐文良	梁蜀生
黄代庆	董保延	曾祥荣	张 勇	张礼文	张祖渠
张朝凤					

目 录

喋血东山	(1)
南疆有座沉默的山	(34)
钢筋铁骨英雄连	(41)
“母亲连队”的春华秋实	(47)
今日老山	(58)
者阴山，英雄的山	(77)
巍巍扣林山	(83)
八十年代的上甘岭	(112)
硝烟渐散时	(132)
千里边关领路人	(155)
编织文明之花的人	(176)
坚守在一一六高地上	(186)
写在无名高地	(201)
红领巾的贴心人	(204)
边关鱼雁	(213)
边防军与工读生	(223)
黑三角、金三角、镙丝钉	(252)
七号阵地上的日日夜夜	(256)
神威	(265)
战神	(270)
猫耳洞大王	(277)

毛羽亮印象·····	(293)
戍边英雄指导员·····	(298)
元帅与士兵·····	(309)
中国的瓦尔特·····	(316)
者阴山的儿子·····	(332)
钢铁战士·····	(342)
独胆英雄·····	(351)
孤身入虎穴·····	(362)
界碑旁的卫士·····	(371)
虎口拔牙·····	(382)
永生的战士·····	(393)
亲人啊，请你原谅·····	(406)
母亲在召唤·····	(415)
无花的荣誉·····	(424)
边关良缘·····	(442)
寻找失去的空间·····	(449)
战地情话·····	(459)
猫耳洞情书·····	(470)
有这样一群士兵·····	(476)

喋血东山

夜赴虎穴

扣林山的战火一燃就是两年多。

敌军对这块吞不下、啃不动的钢铁阵地虽恨之人骨，却也奈何它不得。他们深知，眼前的对手绝非当年那些从拿破仑的故乡或者美洲大陆上不请自来的高鼻蓝眼的入侵者，而是在道义上、心理上、实力上都占有优势的一支正义之师。与这样的对手一争高低，获胜的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于是，他们调整了战略布署，除用小股武装继续对扣林山等阵地进行偷袭骚扰外，把战略的重点移到了老山和者阴山。

这是敌军在麻栗坡县境内所窃居的最后两个据点。他们深知，如果再失去这两个阵地，将意味着整个战略态势从此失去最后一点仅有的优势，就会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更为严重的是，斗志和军心会遭受到不可估量的打击。

在最高当局措词严厉的督令下，敌军用一切手段调动力量，对老山及者阴山进行了苦心惨淡的经营，并依托这两处阵地，疯狂对我境内开枪开炮，以发泄他们所遭受到的一连串的失败与耻辱。

——我境内大片橡胶林被敌军炮火拦腰折断，乳白的胶汁象痛苦的泪珠滑滑滴滴在发烫的土地上。

——大片成熟的庄稼无人敢去收割，金黄的谷粒撒满了

日渐荒芜的田野。

——苗村瑶寨在炮火中燃烧坍塌！惊恐的儿童拽着母亲的裙角躲进了深山老林之中……

鉴于敌人对我境内所构成的严重威胁，我军决心彻底拔除这两个据点，煞一煞敌军的嚣张气焰，并对其造成一定的军事压力，使他们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侵略行径有所收敛。

于是，一份经过严密计划，代号为“一四、一七工程”的作战命令传达到有关部队之中。

1984年4月2日，“一四工程”首先开始实施。

这是建国以来我边防部队所进行的最大规模的炮击作战，也是“一七工程”即拔除两山之敌战斗的前奏曲。在云南前线，西起金平县境内的金水河畔，东至富宁县的狮子山下，蜿蜒千里的边防上，数千门各式火炮昂起了炮口，对准了一个个预定的目标；与此同时，广西前线也以几乎同等的规模做好了一切准备，静候着上级的命令。

山顶上，一座座雷达天线在不停地转动，捕捉着可能出现的任何可疑目标。

前线机场，一架架战鹰待命跑道，准备迎击空中出现的不速之客。

导弹基地，一枚枚地空导弹翘首天外，躁动不安地欲与“天外来客”紧紧拥抱……

终于，当启明星从天际渐渐隐去，当黎明将前线的黑暗轻轻揭去的时候，人们所期待、所盼望的时候到来了！

千山万岭之间，象骤然卷起了数千里长的火舌狂飚，象猛然擂响了千百面擎天巨鼓，又象12级台风拽着滔天巨浪怒吼着奔向千里堤岸。山川大地在炮火的轰鸣中不安地晃动

着、颤栗着，无数的敌军据点被笼罩在炽烈的火网之中，工事、掩体、装备纷纷起火爆炸，众多作恶多端的敌军葬身于复仇的火海之中……

在这一场雄壮的“炮火交响曲”中，我某部的炮兵们又一次漂亮地奏响了他们的音符。100多门各式火炮对敌17个目标进行了酣畅淋漓的急袭。敌5个炮兵阵地、4座弹药所、50多幢营房被彻底摧毁，死伤敌军难以数计。

在“一四工程”激烈进行的过程中，“一七工程”——攻占老山、者阴山战斗的准备工作也在加速进行。兄弟部队集结后昼夜兼程向麻栗坡进发，向两山脚下运动、推进。

众炮轰鸣，使惊恐不安的敌军对我战略意图的判断陷入了空前的混乱。

他们一面紧急调运兵力向边境地区增援，加速“纵深防御”，战兢兢地时刻提防着我军全线出击战争场面的再现，同时，也本能地感觉到老山、者阴山守军将面临一场灭顶之灾，从而对两山给予了更高度的重视和支援。

“一七工程”预定于4月28日清晨打响。为保证这一战斗的顺利进行，必须对老山左右两侧之敌给予严密的监视和戒备，防止敌军对我意图有所觉察，派兵深入我境，对我主攻老山部队的侧翼进行袭击。

这一副艰巨的担子又落到了某部官兵的肩上。

4月22日8时30分，前线指挥部向某部发来急电，命令迅速查清老山左侧八里河东山地区F高地情况，并用一个连的兵力于4月26日10时前秘密占领该高地。前指特别强调：占领F高地后，不得暴露任何企图，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绝对不准开枪，尤其是在老山的战斗打响之前，

不能使敌军对高地产生丝毫的怀疑。

接到前指的命令后，纳西族部队长和志光与参谋长郭润立即带领有关人员，疾速赶到了马鞍山勘查地形。这里与八里河东山相距不远，海拔较高，站在这里，可以鸟瞰整个八里河地区。和志光、郭润与参谋人员一道仔细研究了八里河东山地区的地形，迅速确定了阵地编号、部队推进路线及开展地域。同时，命令七连迅速做好占领 F 高地的一切战斗准备，听令出发。

23 日 4 时 30 分，七连副连长何正昌、排长冯文明带领 8 名班长第一批秘密潜入到 F 高地进行了现地侦察。

这是一个不久前敌军遗弃的阵地。整个面积方圆不过百米，地势平缓秃矮，高地上树疏草密，野蕉繁茂，并留有一些残破的战壕和掩体。

敌军所以遗弃它，并不意味着这个高地在军事上没有什么价值，而是另有其特殊原因。

距 F 高地 130 米的正前方，耸立着另一座险峻的山峰——敌军 31 号阵地。这两个高地一高一矮、一险一缓，近在咫尺，并有一道斜缓的山脊相连，远远看去，两个高地就象两个弟兄勾腰搂臂站在一起。

敌军所以从 F 高地撤走，收缩回 31 号阵地，就是因为这里完全处于 31 号阵地火力的绝对控制之下。在敌军的心目中，中国军队再厉害，也不至于冒险把自己放到这块“砧板”上来供人宰杀。当然，他们也不时派出巡逻小分队到这个高地上来搜索一番，因为这里毕竟是自己的“肘腋”之地。

七连所要占领的，正是这样一个充满险风恶浪的高地。

25 日 19 时，七连 124 名干战乘车离开驻地，于 20 时

到达芭蕉坪。刚提任副参谋长的杨东琪以其多年参谋生活养成的精细作风，认真检查了七连所携带的装备和物资，又一次简明扼要地交待了开进路线及任务。20时30分，全连千战顶着飘飘洒洒的细雨，在夜幕掩护下向F高地秘密开进。

从军用地图上看，从芭蕉坪到F高地，仅仅不过5公里的距离。可是，当它实际展开在七连指战员脚下的时候，却是那样的坎坷与艰险，淫雨漫洒，泥泞满地，荆棘锁道，沟壑断行……

出发之前，为了达到长期潜伏与坚守的目的，大家把背包全都甩了，尽可能地多带一些弹药和干粮，每个战士的负重都在100斤以上。背着这样沉重的物资，在夜色中，在风雨里，在泥泞中前进，其困难可想而知。

副连长何正昌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一个多月前，他在接到调任七连副连长命令的同时，收到了家中的一封信，说他的姐夫等人翻车身亡，让他邮点钱回去。这着实使何正昌犯了难，他的衣袋里，除了那张欠老连队500元的债据外，莫说“大团结”，就是“钢蹦子”也倒不出几个。他给家中写了一封“慰问信”，怀着对亲人的深深内疚到七连走马上任。三天前，他突然感冒发烧并一直腹泻不止，仍然坚持着完成了初探F高地地形的任务。如今，病未愈，硬把带领尖刀排的任务抢到了手。一路上，他挥刀开路，涉险探道，奋力为连队开拓前进的通路。

满身泥浆的战士们互相鼓励和挽扶着，踏着何正昌开出的道路艰难地前进。

在翻越一个小石山时，九班班长刘永忠一脚踩空，摔下

了一道石坎，右小腿被尖利的石头割开了一道一寸多长的口子，汩汩的鲜血不断外涌，染红了裤腿，灌满了鞋床。他用手在石缝中抠起一把稀泥，往伤口上糊，咬紧牙关站了起来，忍着钻心的疼痛继续向前走。没过多久，鲜血把稀泥冲开，不断地向外流淌。刘永忠重新抓起一把稀泥重重地糊了上去，又从路边拔起一把山茅草，连泥带裤腿一起紧紧扎住，迈着蹒跚的步子坚定地一步一步向前……他不愿告诉别人，免得被战友们“抢”去沉重的背囊，免得为包扎伤口而贻误宝贵的时间。

自七连离开芭蕉坪之后，作战值班室一直笼罩在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焦躁的气氛中。

参谋们屏声静气默不作声地守候在电台和电话机旁，部队长和其他领导则伫立在那张大比例军用地图前，彼此之间久久不说一句话。大家的目光都紧紧盯着那条新标明的红色箭头及那个醒目的黑三角——七连的开进路线及F高地。

不就是一个小小的F高地吗，何必把气氛搞得这么紧张？平时那种镇定自若，决胜的谋略和胆魄哪里去了？

的确，从表面看，这是一件并不复杂的事情——摸黑走5公里夜路，悄悄爬上那个小山头，注意别被敌人发现就行了。然而，了解底细的人都明白，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七连是一个长期驻守在二线的连队，新战士在全连兵员中占有很大比重。近年来，这个连队一直从事营建施工等生产任务，实战经验极少。更重要的是，连队领导班子刚刚调整不久，干部与干部之间，干部与战士之间，彼此都还不十分了解。另外，他们对那里的地形不熟悉，气候又是这样的恶劣，“天时、地利、人和”他们一样都不沾边，而摆在这支

连队面前的是一连串的“连环卡”——夜间奔袭、近敌占领、长期潜伏……人们自然不能不为他们捏着一把汗。

整整一个晚上过去了，七连没有传来任何消息，躁动不安的情绪在似乎平静的作战指挥室里暗暗增长着。

又是两个小时过去了，七连仍然没有任何消息传来。指挥室里那座“嘀嗒”作响的时钟指向了9点，它告诉人们，离上级规定占领F高地的最后期限只剩下一个小时了。部队长和志光大步走到电话机旁：“接芭蕉坪指挥所”！但是，没等电话接通，他又把话筒缓缓放下了。他知道，要是有什么消息，那里会立即报来的。

时钟仍不紧不慢的“嘀嗒嘀嗒”地走着，似一把重锤敲击着大家的心。半个小时、40分钟、50分钟就这么过去了，七连仍似云鹤杳去，一无消息。

人们的目光都急切地盯在电台、电话机上。按出发之前的规定，七连占领F高地后，应立即用电台向临时开设于芭蕉坪的前线指挥所报告，再由“芭指”及时报告团指挥部。现在，时间只剩下600秒了，七连，你到底在哪里？

七连此时刚刚到达F高地侧后的27号阵地，这里是预定的连部所在地。

连长帕安柱将连队稍作安顿，立即与副连长何正昌带领尖刀排疾速而秘密地向F高地奔去，终于在上级规定的时间提前5分钟到达了。帕安柱看了看表，命令报务员：“立即向上级报告，我连于4月26日9时55分顺利占领F高地，敌暂未觉察我行动。”

作战指挥室里紧张守候了整整一夜的领导和参谋人员们如释重负，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七连，终于闯过了艰难的第